

送禮

鄭穆 鐵景 城熙 著

演唱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演唱集

送 礼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8·长春

內 容 簡 介

这是一本描写解放军和志愿军战斗生活的演唱集子。里边包**九**篇作品：**塞**

“送礼”（山东快书）写两个解放军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在中秋节的前夕给日本鬼子送肥猪，进入敌营时，突然肥猪爆炸了，原来是一颗炸弹。一中队伪军全被歼灭。

“大脚媳妇”（山东快书）写两个战士化装公媳二人到敌占区侦察敌情的故事。

“让他低下头去”（单弦）通过志愿军发起的冷枪战运动，美国鬼子吓得整天提心吊胆，不敢抬头走路的故事，反映了志愿军的聪明、勇敢和高昂战斗士气。

“好班长”（单弦）写解放军帮助农业社兴修水库的故事。

此外，还有“不骑老牛坐飞机”、“洋铁桶”等五篇。故事都很生动、幽默；有几篇曾多次演出，很受观众欢迎。

送 礼 演唱集

郑铁城 著
穆景熙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1号

长春新生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5/8 字数：35,000 印数：2,000册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091·183

定价(6)：0.15元

目 次

送 礼 (山东快书)	1
洋铁桶 (山东快书)	6
大脚媳婦 (山东快书)	10
不騎老牛坐飛機 (单弦)	14
讓他低下頭去 (单弦)	19
新五聖朝天 (单弦)	25
宋啓良 (山东快书)	28
好班長 (单弦)	41
護堤模範馬福祥 (单弦)	44

送 礼 (山东快书)

郑 铁 城

十五的月亮上了树梢，
在月光下炮楼显得黑又高。
这个炮楼紧把着大门口，
在那大门口外护城河上空挂着吊桥。
炮楼上站哨的歪戴汉奸帽，
顺着公路往李家庄里瞧：
虽然是大好中秋夜，
老百姓关上门窗睡得早。
集上没人做买卖，
没灯亮没人行，就剩下小铺的酒幌随风飘。
他心想：
哎！李家庄答应送猪肉，
为什么越等越不到哇！
伪军心急为的吃肉，
在路那边八路军等得更心焦。
全营潜伏在青草地，
眼睛都往庄里瞧。
听营长说，营部发明了新式武器，
在李家庄里坚壁着，
单等明月上树梢，
掩护全营过吊桥。
这个说：

“哎！我估計八成是大炮！”

“嗯！這玩藝一定不輕巧！”

可能是正在裝零件，
若不然戰鬥中咋能還遲到哇。”

戰士們正在亂猜想，

（夾白）喲！來啦！

村頭上三個人影直晃搖。

頭兩位本是小打扮，

光著頭敞着懷卷起了褲腳，

肩上抬着口大肥豬，

刮得溜光不帶毛。

砍掉了腦袋沒開膛，

八成是殺豬經驗少。

那豬尾巴根倒有手腕粗，

尾巴梢細得象粉條。

后一位三撇小胡黑又密，

多少有點羅鍋腰，

穿長袍、戴草帽，

挎着個竹籃跟着跑。

偽軍一見咧嘴笑，

戰士們暗說：“真糟糕！”

咳！老鄉怎么搞的！

送禮不等明天送，

偏趕這會兒湊熱鬧！

真若是耽擱時間誤了戰機，

村長應該做檢討！”

說話間老鄉到了河東岸，

炮楼上射出电筒光一条。

“站住！干什么的？”

老汉说：“我们是李庄老百姓，

保长大人吩咐我们来慰劳。

我们杀了一口大肥猪，

又摘了些二秋后的好枣和梨桃。

麻烦老总多辛苦，

禀报长官放吊桥！”

“知道啦！老实站着别乱动！”

不多时“吱吱嘎嘎”一声放吊桥。

战士们一见心高兴，

嘿！这个机会真难找！

“营长，别等新武器啦，

快下命令杀他个措手不及无处逃！”

营长说：“着啥急呀？

咱们不能让三位老乡跟着沾包。”

“哎，对呀！”战士们只好强忍耐，

又看见老汉领头上吊桥。

伪军的哨兵一瞪眼，

“他妈的！你们李庄办事就是不地道！”

谁给你立的新规矩，

顶着月亮来慰劳哇！啊？”

挎篮的老汉一摆手，

“咳，都怨我杀猪的时辰没看好！

他妈的！这口猪，

它死到临头性子野，

挣断了绳子把人咬。

因此上俺杀猪忙到太阳落，

还歪了脚脖子閃了腰。

恐怕老总等不得，

餓着肚子来慰劳。

又餓又累一个劲儿的出虛汗，

你想想路上还能快得了哇！

再一說……”

（夾白）“啊！你还說呀？

这地方不是舍粥場，

你餓死我也管不着！

躲开路口別挡道，

（夾白）抬猪的！快！

厨房就在东北角。”

抬猪的老乡沒听懂，

“你說什么？辣蓼椒？

沒有，我們沒帶辣蓼椒。

老总！那玩艺儿集上有的是，

想吃多少有多少。

喂！兄弟，脚底下留神慢着走，

我觉着桥板直晃搖！”

只气得伪軍用手推，

这两位赌气来了个开步跑。

正面有門他不走，

往炮楼底下猛一攔，

一屁股坐在猪身上，

掏出烟袋嘴里叨。

这个伪軍未曾說話喘粗气，

“他媽的！你这是誠心跟我泡哇！”
亮出枪托就想打……

“噗咚”桥上的老汉摔了一跤。
瓜果梨桃摔得滿地滾，
他趴在桥上紧吵吵：

“老总，請你帮我拣一拣吧，
咳！我这个眼神不太好！”

伪軍这边一扭臉，
那位抬猪的把扁担抡起多老高，
一家伙砸扁了伪軍后脑勺，
踢到河里去洗澡。

那一位把肥猪一推紧靠墙，
伸手就抓猪尾巴梢，
拉断了尾巴冒白烟，
嗨！老三位大步流星过吊桥。

战士們乐得心乱跳，
嘿！新式的武器想得妙哇！”

就听“咕咚”一声响，
砖瓦木块上云霄。

咱們八路軍沒喊杀也沒吹号，
趁着烟霧冲过桥，
消灭伪軍一个中队，
拆了吊桥当柴烧。

战士們围住老乡来問好，
这位老大爷笑嘻嘻地就把胡子薅。
哦！原来是营部的刘上士，
那两位是伙房的老秦和老高。

“噉！怪不得晚上的嫩肉不带皮，

鬧了半天猪皮还能做大炮哇！”

上士說：“要依着我呀，肉皮一样当礼物。”

可营长說：“怕敌人吃了不上膘。”

因此拿出点小本錢，

塞上炸药当作料！”

說得大伙哈哈笑，

押着俘虏往上交。

(根据同名小說改編)

洋 鐵 桶 (山东快書)

孫家敏 原作

郑鉄城 改編

山东莒县西北头，

有一个村庄靠山沟，

村里住着个汉奸队，

連官带兵二十口……。

(白) 哎！你先等等，

二十人也算一队呀？

小队呀！

小队也不够哇！

你听着！

他們大部队，

跟着鬼子去扫蕩，

留下了二十个走狗看炮楼。

好容易閻王不在家，

小鬼造反要乐通宿，

擲骰子，推牌九，
围着个桌子耗灯油。
忽然村边枪声响，
这才叫临到上轿现梳头。
胆小的上炕去找枪，
胆大的大把的钞票装进挎兜，
墙角挤得掉砖沫，
紧跑慢跑上了炮楼。
八路军外边就喊话：

“伪军弟兄们！
赶快交枪不杀头！
你们总共不过二十个，
量你难守下半宿，
要等到我们打进去，
一个活的也不留！”
伪军一听这是漏了风啦！
嗨！脸对脸的犯忧愁；

“哎，我说！
八路军情报真灵通啊！
依我看，人家讲的有理由。”

“你呆着吧！
明摆着诓咱去上钩，
你怎么倒说有理由哇！”
他扯开嗓子就喊话：

“八路弟兄们！投降倒行，
不过兄弟有一个小要求，
赖！凭喊话就想要俘虏呀？

我告訴你，打仗好比推牌九，
你既然把我們弟兄当了‘閉十’啦，
就應該亮出个‘大点’咱瞅瞅
有本事拉出机枪听听响，
我們弟兄磕头認輸跟你走，
你要是淨打土压五哇，
我劝你趁早往回溜。
千万別等天放亮，
皇軍面前栽觔斗！”
八路軍連长暗发笑：

“嘿！我早知道小子們准有这一手。

机枪班！

先打个連发試試枪，
給汉奸老总們消消愁。”

就听见，

三挺机枪啪啪的响，
草棵里往外噴火球。

机枪手故意大声来說話：

“嗨！真好使呀！

发射又快又趁手。

就象热鍋炒踮豆，

又光又滑还省枪油。

喂！老总們听见沒有？

你还想着大队来支援哪？

別作梦啦！

你們大部队在俘虏营里正喝粥。

你們队长說，

看門的只有二十个，
因此上，我們帶着机枪来接收。”

連长說：“用不着跟他多費話，

他这叫不到悬崖不回头。

換上梭子准备好，

我喊一二你就勾。

突击班准备架梯子，

爆破手，准备炸药端炮楼。”

伪軍一听这是要坏菜呀！

“哎——別往这打，別往这打！

我們这就跟你走。”

嗨！他推开了門举起了手，

縮着脖子低着个头，

听从指揮来站队，

活象是套上鏈子的一群猴。

东瞅西瞧心納悶，

嘴里直把凉气抽。

“哎，兄弟！”

“啊？”

“八路軍集合都到齐啦，

可为什么，連一挺机枪也沒有哇？”

“哎！是呀！”

机枪手聞听憋不住笑：

“嘿嘿！別嘀咕啦，

我变个戏法你瞅瞅。”

拿过一个洋鉄桶，

点着了鞭就往里丟。

噼呖啪啦地一陣响，

震得俘虏捂耳朵。

“啊！这就是你們的机关枪啊？”

“怎么啦？

八路军就是会研究。

又輕巧，还又管用，

外带不用弹药手。”

“噉！怪不得光听响不見子溜子呢！”

“你小点声！俘虏不許多开口！

馬后課算的倒挺准，

刚才你那个脑袋上了锈啦？”

“好，好！不說就不說。”

好嘛！只气得伪軍象个蛤蟆鼓，

“哎！千不怨，万不怨，都怨我笨得象头牛！”

气死气活随他的便，

咱們八路军点着了火把烧了炮楼。

大脚媳妇 (山东快書)

王有義 原作

郑鉄城 改編

火紅的太阳照山洼，

有位老汉送他儿媳住娘家。

老汉身穿青褲挂，

在下巴頰上山羊胡子密扎扎。

毡帽头压着鬢角，

帽耳朵蒙着他的头发。

你要說老头怕天冷吧，
才刚立秋，下河洗澡不算啥。
要讓我猜呀，
不是老头病刚好，
准是头上有疤癩！
小媳妇二十郎当岁，
沒擦胭脂沒戴花。
紅褲綠袄花头巾，
那个小臉蛋，
紅里透白像荷花。
可就是美中有点不太足哇，
她的个头不高脚挺大。
三寸金蓮橫着量，
因此上，她褲脚挨地盖着脚丫。
手里挎着个竹籃子，
装的是粘糕、鷄蛋、苞米花。
老公爹走着一扭臉，
打量他儿媳长得叫人夸：
“哎！俺二小眼力真不賴呀！
你們小两口不愧是綠叶配紅花。
嗯……住上几天快回来，
要不然俺二小在家准要滑。”
媳妇帶怒半真半假：
“爹，这地方不是在咱家，
公公儿媳閑磨牙，
你老不怕人家笑話？”
“誰敢笑話？

他那是封建脑瓜没开化，

爷俩唠喀怕的啥呀？”

这时候媳妇小声问了一句话，

她老公爹压低了嗓门把话答：

“嗯，你口音嗓音装得倒挺像，
就是走路太快啦！

万一鬼子来盘问，

记住了，可千万别露大脚了！”

媳妇说：“你老只管放宽心，

俺住上三天准回家。”

嗨！他们说着唠着往前走，

路旁不远有人家。

这个村子里有日本鬼子一个小队，

嗨！畜牲们杀人放火是行家。

见了男人扬手就打，

见了女的随便拉。

挨打受辱还得说好话，

不服气就当八路抓。

他爷俩顾不得说闲话啦，

把附近的地形来观查，

大路上远无行人近无车马，

路左边一片树林密扎扎，

往右边看，村头上有座四合院，

大门半开看不见啥。

门口上站着个哨兵，

嗨！这鬼子是个大胡楂，

手里端着三八大盖，

腆着肚子把腰掐。

他一眼看見了小媳妇：

“花姑娘的！”

寇依，科雷伊嘎娜！”

这要是翻成中国話，

“美丽的姑娘过来呀！”

他比比划划往前凑，

老头說：“你放心走路別理他。”

小媳妇直奔树林走得快，

装聋卖哑不理碴。

偷眼看鬼子过了路口，

小媳妇嚙嚙打战把公公拉。

老汉上前陪笑臉，

把鬼子美得直呲牙。

哈拉子流了一脖頸，

沒見酒瓶就醉啦！

他又摸臉蛋又蹭肩，

这个小媳妇抓紧了头巾不松把。

这时候鬼子一扭臉，

瞧見了粘糕、鷄蛋、苞米花，

他伸出毛手抓一把，

可把老汉惹火啦！

繞到鬼子身背后，

双手就把脖子掐。

小媳妇腰里拔出杀猪刀，

对准了鬼子的肚皮往里扎。

这鬼子含着口粘糕嚥不下，

(完曲)